

数字人文背景下档案信息资源规范化开发

刘晓夏

邯郸市邯山区滏阳实业总公司

[摘要] [目的/意义]现代科技成果的应用给档案资源的开发注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为档案工作开辟了新的模式,以数字人文背景为档案资源开发提供转型契机,为满足用户的档案诉求提供服务,为数字档案多元化发展提供依据,也为档案工作者切实履行自身的使命与责任提供保障。[程序/方法]对数字化时代的档案资料开发系统的流程进行了分析,并对其主体、客体的组成、以及各种类型的档案信息资源进行了开发。[结果/结论]总结出一条以档案资源、数字人文背景为基础、价值、材料、载体、安全为主线的档案信息资源开发新路径,集中反映了新背景下档案信息资源的开发理念、工作定位。

[关键词] 数字化人本;多元主体协作;档案;资讯资源发展

[DOI] 10.12252/j.issn.2096-6288.2021.12.2087

前言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下文简称《建议》)。

《建议》中明确提出,要加强数字社会建设,提高政府数字化水平,提升公共数字服务水平,构建社会数字社会管理系统,为新时期的档案资源建设提供新思路和新契机。《建议》提出,在数字社会快速发展的今天,合作、开放、共享是数字时代档案信息资源开发的一个重要内容,它直接关系到档案资源利用的水平和影响。档案资料的开发是以数字技术、数字档案和数字服务为基础的,它不仅能使档案的价值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而且还能使档案的创造性利用得到更多的发展。

数字人文科学是数字技术与人文科学的有机结合,通过数字化技术将人文学科引入数字环境,这是一个跨学科的新领域。档案资源数字化开发为人类社会保存档案资源提供了极大的方便,文章从团队合作、资源开发共享、新媒体应用密切三个方面进行了探讨,以期完善档案信息资源工作的不足,挖掘档案文化的社会价值,实现数字人文与档案信息资源开发的融合发展。

一、文献资料在数字人文环境中的发展概况

在知网的基础上进行了大量的文献调研,结果显示,与档案资料开发相关的研究成果虽多,但以数字人文为导向的档案资讯资源开发却鲜有成果。目前,学者们对档案资料的使用方式的研究,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档案资料的文化价值挖掘;二是以“多元主体”为主体,以“数字人文”为核心,以“数字人文”为核心。王玥瑄认为,企业档案资料资源的文化价值应得到充分的发掘,有助于企业坚守初心、留住记忆、传承优良传统、培育后续人才、发展企业文化、弘扬企业精神;王玉珏等学者提出了加强档案与数字化人文学科的合作、延伸专业优势、培养数字化人才等方面的创新档案服务模式;朱令俊从数字人文的角度,从项目、案例、技术、源、服务等方面论述了数字化人本的发展模式;从视角转换、路径转换、实践转向等方面,牛立等人认为,数字化档案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应由单一向高、多维的价值发现转变^[1];李孟秋提出了“多主体参与”的理念,将档案管理部门、国家档案馆、社会组织和个人作为档案信息资源管

理的主体。

总之,学术界在文献资料的开发上,始终走在理论与实践的道路上,而在文献资料的拓展方面,则是以「档案是人文学科的一个重要议题与资源,以及进行多元主体的发展架构」。以数字化人文技术为基础,以多元主体结构的建构为切入点,探讨了当前我国档案资料资源开发的现状及对策,以期为我国档案事业的发展做出贡献。

二、数字人文环境下的档案资料资源开发的机会

数字化时代给档案资料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会,数字化的发展给档案资料的发展带来了新的价值。

(一) 加强档案资料开发队伍的多元化

近年来,中国图书馆“中国记忆”项目、上海档案馆“上海记忆”项目、青岛档案馆“老青岛”项目等项目相继启动。以档案室为核心的创发组努力多样化,与自媒体联合,与社会团体合作,均收到良好的成效。归根结底,档案开发机制的成熟,用户需求的增加,社会档案意识的提高,以及档案信息资源的开发,都为开发队伍的多样化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

档案部门是档案资源开发的中枢,它对档案资源的开发有很强的控制力,它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作为一个特殊的开发单位,它对自己的资源、开发环节、项目类型都有自己的独到见解,如果有社会团体的配合,那么就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而是一个“团队协作作战”,社会组织参与档案信息资源的开发,体现了社会力量和档案部门的无缝衔接。档案组织作为一个开发人员、辅助人员、辅助人员和协同者,可以充分发掘其潜力,并对其进行合理的开发和开发^[2]。

(二) 数字化的人文交流

促进档案资料和服务对象的整合发展。在数字化时代,档案服务的客体,也就是“档案使用者”,是档案资料开发的一个重要环节。在传统意义上,意义的档案使用者在遇到档案需要时,都会得到“面对面”的档案服务。在数码时代,“面对面”的服务方式已经大为削弱,用户可以通过网络来获得相应的服务,同时也打破了传统的服务方式,在不同的时间、地点登录不同的节点,利用不同的接入身份。

数字化的网络在用户的体验中是全方位、透彻的,它可以把很多隐藏的文件需求转化为显性的文件,扩展了档案的种类和数量,随着数据的增加,需要的种类也越来越多,可以根据

用户的不同需要,纵深延伸数字化载体的表达资源,实现数据的分析和价值挖掘,以及数字文件资源的共享^[3]。档案使用者也可以分成两类,即企业内部使用者利用其自身的优势,获得档案资讯之外的其他资讯;外部用户关注与个人利益有关的文件,从而推动了档案信息资源的整合与共享。

(三) 数字化人文科学

掌握档案资料的技术应用。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在档案资源的开发中,信息技术的作用日益突出,而档案使用者对归档成品的需求也日益增加。在数字时代,要提倡发展服务的共享,要为档案使用者提供有效的服务,就需要重新审视技术的发展,改变传统的开发方式,利用档案信息平台,共享各部门的信息技术资源,实现档案资源的无差别传输^[4]。数字档案信息资源的开发是一项技术工作,它要求有网络全景展厅、数字档案网络传输、感应技术、云存储技术等数字档案技术,达到数字档案共享平台与用户及时、主动交流的效果。

在数字化人文环境中,档案资源的开发与共享,以数字化技术为基础,通过新媒介进行推广,实现了档案信息的跨界交流,实现了互惠互利的功能。例如,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和黑龙江省档案馆共同出版了满铁文献,将珍贵的史料再现于世。在数字化时代,公共信息共享的观念不断提高,在数字化人文环境下,档案工作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势,对档案工作进行了完善,提升用户体验的同时增强了用户的主体意识,夯实了档案领域多渠道合作基石。同时,在信息技术发展的进程中,信息技术的安全性、完整性和安全性以及如何保障使用者的隐私权,都是目前我国高校图书馆面临的重要课题。近年来,出现了一股“外包”的风气,部分档案企业由于自身的技术、硬件、软件等方面的原因,往往会将业务外包。在不同地区,没有统一的技术标准,导致了档案资源存在着一定的风险。

三、数字人文环境下档案资料的发展面临的问题

数字人文科学的发展对档案资料开发具有正面作用,为档案工作的转变开辟了新的思路,但是一味追求数量、忽视开发质量、用户体验缺位、只重视档案的历史记忆和社会记忆等都会导致档案数字化身处窘境,开发工作有待完善。

(一) 缺乏动态的档案信息资源,不同层次的用户需要表现出不同的特征

尽管档案资料资源的数字化得到了档案界的重视和支持,但是,电子使用者的需求并非必然,缺少档案资料的发展动力,而忽略了档案资料内在的表达应用^[5]。由于档案资料的发展往往是以文字处理为主,因此,使用者对档案资料的感知能力与使用者的需求有很大的差别,无法准确把握档案所建构的内容,导致档案资讯缺乏动态的要素。所以,档案使用者若不是“刚性需要”,就会出现“无路可走、无可利用”的局面。

特别是,传统的档案资料资源开发的对象多是政府机关工作人员,而档案工作是国家行政权力的一部分,具有高度的敏感性,其开发过程具有内在、封闭性、局限性等特点,无法有

效地解决需要的复杂性,导致档案信息资源动态性缺失。

(二) 档案资料的联系不紧密,馆际协作的缺失

数字时代的档案资料资源已不再是单一的单一资源,而是要跨馆间的协作,以确保资料的有效性、即时性、连贯性、共享性和支持性,从而提高档案资料的质量。但是,馆际合作并非一朝一夕之功,应在充分尊重馆方的意见的前提下,制订相应的政策,确保合作的顺利进行。当前,国内图书馆与馆际的合作还存在着一定的缺陷。

1. 档案信息资源的组织对象不明确,发展规范与标准不够完善,技术与档案内容不协调,资料种类与领域过于单一,至今还没有统一的机构来组织档案信息资源开发的标准和规范,存在“各自为政,互不联系”的情况,何况大数据不是数字符号简单的堆积,而是关注数据之间的关联,挖掘出更深的价值,整体而言档案信息管理系统尚处于发展初期,馆际合作能力总体较弱。

2. 目前的档案机构思想、思维方式与数字化需求有一定差距,制约着档案资料的开发,主要表现为:首先,档案馆业务仍专注“档案保存与利用”环节,大部分档案机构的理念相对落后,对新生事物兴趣不高、关注不够、接受缓慢。其次,档案局“新鲜血液”的流失停滞不前,基本没有人文科学的数字化人才,这对档案事业的未来发展极为不利^[6]。第四,档案体验服务还有待完善,数码人文更侧重于对人文知识的研究,能更好地满足各阶层对人文知识的需要。但当前档案组织合作存在碎片化、参与意识弱化、合作意愿不高等问题,以及在满足用户需求层面数字化进程缓慢、目录系统不完善都造成了用户体验不佳。

四、结语

随着数字化人文科学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将目光投向了数字技术与人文学科的融合,而在这条道路上,档案馆的建设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数字化人本思想的出现给档案工作带来了新的思路、新的途径和机遇,使档案工作者能够更好地利用这些资源,提高档案资料的利用效率,使其发挥出最大的作用。利用数字化人文思想推动档案工作的创新发展,不仅促进了档案资源的建设、整合和利用,更是促进了档案的社会影响力,档案部门与数字人文团队在档案信息资源领域的合作是数字时代档案开发利用工作的全新展现。

参考文献:

- [1]朱令俊.基于数字人文的档案信息资源开发模式构建和实施研究[J].浙江档案,2018(12).
- [2]牛力,刘慧琳,曾静怡,韩小汀.数字时代档案资料开发利用的重新审视[J].档案学研究,2019(5).
- [3]杨千.数字人文视域下我国档案资源合作开发模式研究[J].档案与建设,2019(10).
- [4]程赵天一,周丽霞.新媒体时代档案信息资源开发变革研究[J].兰台世界,2020(8).
- [5]任春峰,夏秀丽.档案受众需求下的档案资源开发对策研究[J].档案学研究,2019(5).